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張　濤

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五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文選 賦

此書於詩賦已總其要賦祖楚詞别有專集故騷列詩後僅標舉大畧郊祀樂府自為一體事關制作難復限以文章遂從闕如鮑謝採録不遺陶令獨為隱逸之宗則具諸本集至於衆製則嬴劉二代聊示椎輪當求諸

史集建安以降大同以前衆論之所推服時士之所鑽仰蓋無遺憾焉

班孟堅兩都賦序　此賦蓋因杜篤論都而作篤謂存不忘亡安不忘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蓋以都洛尚非永圖特以葭萌不柔未遑論都國家不忘西都也故特作後賦折以法度前賦兼戒後王勿效西京末造之侈又包平子兩京之旨也　詞藻不如相如其體製自足冠代

以備制度　即制為法度也

以極衆人之所眩曜　謂西都

折以今之法度　謂東都　法度與陋字反對

西都賦　前篇極其眩曜主於諷刺所謂抒下情而通諷諭也後篇折以法度主於揄揚所謂宣上德而盡忠孝也二賦猶雅之正變五詩則兼乎頌體矣若乃能諷斯麗者皆則徒勸斯麗者為淫祝氏古賦辨體謂先正而後葩詩之所以為詩先麗而後則此賦之所以為賦

蓋不過尋行數墨之見耳

嘗有意乎都河洛矣　洒洛邑

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至則天地之隩區焉　此後篇之所謂保界河山也

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　應其故

挾灃霸　水經注云霸水古曰玆水秦穆霸世更名此水為霸水以顯霸功然則霸水不當加水旁也按酈此語本之漢書地理志故霸陵霸橋皆不加水

圖皇基於億載　見後王所當睠顧

故窮泰而極侈　以下應其制　窮泰極侈四字一篇眼目以下皆發明此句所以極其眩曜也

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　總不出乎眩曜

蓋以强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　收此一段有勢有力

封畿之内至號為近蜀　此叙畿内之沃飫

其宫室也體象乎天地至惟所息宴　此後篇之所謂

矜夸館室也

隋侯明月　宋本作隨為是史記雖本有隋字但此處宋本及後漢書皆作隨不獨隋文帝始去辵也

又有天禄石渠至校理秘文　當日處文士於禁中以便咨訪不專奄寺也

焜建章而連外屬　俞犀月云此特以建章言之以見武宣之盛按俞說非也此特言建章猶後宮特言昭陽但以眩曜西都曩日所有耳故下文即言臺言樓言地

以繼之建章是武帝所作亦與宣帝無與也

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　以上極言宮闕之侈至此則及武事

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　得此二句非盤游非黷武

招白鷴　鷴後漢書作閒注云招猶舉也弩有黄閒之名此言白閒蓋弓弩之屬今以揄文竿句例之當以後漢書為正

國籍十世之基至各得其所　此等語非孟堅不能下

東都賦功有横而當天計有逆而順民　功有横計有逆皆言其不得已後漢書注引逆取順守之説非是一作攻討

往者王莽作逆至乃致命乎聖皇　氣質雄健

體元立制　注杜預左氏傳注曰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按如體元字乃杜注用班語不當引後注前

更造夫婦至人倫實始　法度

至于永平之際至總八方而為之極　以下言永平修禮崇樂巡狩之事

正予樂　五臣本作雅非是當依王厚齋說改正

躬覽萬國之有無至總八方而為極　復覽萬國之有無然後修治京邑營立宮室

於是皇城之內至誼合乎靈圃　明帝宮室之麗苑沼之作並合前制

則必臨之以王制至乘輿乃出　鋪陳處皆言其法度

乘時龍　後漢書注云馬八尺以上為龍月令春駕蒼龍各隨四時之色故曰時也李注引易非是

萬樂備百禮暨　收上禮樂

乃申舊章至沈珠於淵　法度

昭節儉至損乘輿之服御　躬行以率之

頌曰盛哉乎斯世　頌字起下五篇之詩

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二句　應矜夸館室

識函谷之可關二句　應保界河山　四語應起處子

實秦人

令將授子以五篇之詩　波瀾富甚

明堂詩　五詩仿封禪文　賦本古詩之流故以頌系之　明堂即以光武配故不更及建武之治

靈臺詩　明堂辟雍靈臺三詩皆興滅繼絶潤色鴻業之事後寶鼎白雉二詩則皆衆庶悅豫福應尤盛之事妙在此詩中叐考休徵以下即上下相銜聨絡血脈仍不離望祲氛觀雲物本事所以自然

張平子西京賦　平子工於換字東京中雜陳衆事亦無卓識蔚宗不載于本傳斯得之矣當時疑其勝孟堅謬妄莫可追也

薛綜注　此注謂出於薛綜疑其假托綜是赤烏六年卒安得見王肅易注而引用之耶綜傳有述二京解之語恐亦不謂此賦也又孫叔然始造反切未必遂行于吳

三階重軒鏤檻文梍　注引西都賦及王褒甘泉頌按

班張相去未遠如何引以為注況王叔師更在張後耶

坻崿鱗眴棧齴巉嶮襄岸夷塗修路陖險　觀此嶮與

險蓋兩字

仰福帝居　顏氏匡謬正俗云副貳之字本為福從衣

畐聲西京賦云仰福帝居傳寫舛訛轉衣為示讀者便

呼為福祿之福失之遠矣

於是采少君之端信二句　端信貞固皆微詞下乃反

言也

想升龍於鼎湖　漢武作鼎湖宮於藍田見揚雄羽獵

賦注

建元弋　杜牧詩已建元戈牧相土應迴翠帽過離宮

疑即用此今刻元弋者恐非　史記天官書杓端有兩

星一内為矛招摇一外為盾天鋒晉灼曰外遠北斗也

一名元戈

虞人掌馬至載獫獥獢　亡友程湘蘅云賦京都而獨

於遊獵處太詳其體皆自子虛上林來較之立言之體

要為無當不免承襲之陋耳班賦亦然然筆力壯偉殆不覺也三都則彌甚矣按上賦其靜此賦其動農隙講武既自三代以来漢承秦後車鄰四鐵田狩園囿是先異乎承襲無當也

匪唯翫好至實侯實儲　帶叙小說疎密相間頓挫即具其中

是時後宮嬖人至其樂只且　又帶叙作一間

上無逸飛至遑恤我後　都為下篇張本

華嶽峩峩　亦以物象之使若列仙所居也

徒以地沃野豐至馨烈彌茂　諷刺即在鋪揚之内

東京賦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　此句是作家手段

彼云同宅西秦豈不詭哉却說六王皆以奢麗自亡則

據雍自強不攻自破

趙建叢臺於後　趙世家無武靈王起叢臺故事漢書

鄒陽傳注以為趙幽王友所建注誤

守位以仁　注綜作人按觀下民志不諒句從薛為是

萇宏魏舒是廓是極　喪亂補苴可謂是廓是極也乎

經始勿亟至居之者逸　對西京中惟帝王之神麗懼

尊卑之弗殊四句

發京倉　京倉二字出此以禁財對舉蓋指京師之倉

也注未明

賚皇寮　皇寮猶言大寮注亦未明

聘丘園之耿潔　注周易賁於丘園束帛戔戔王肅云

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蒙暗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

之聘按昌黎隱君子彌明之語出此

爾乃卒歲大儺至罔有不韙　大儺一段對前角觝百

戲言雖戲亦祖宗之舊儀先王之典禮也　西京尚武

功好遠畧故鋪陳角觝東京宦者專權故寓旨於侲童

皆有為言之也

於是陰陽交和至膺多福以安悆　此段對前微行

是以論其遷邑易京至則齊德乎黃軒　此稱帝之作

為同於數聖

却走馬以糞車　文子曰夫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惟夜行者有之故却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李注偶未及

令公子苟好勦民以媮樂至忽下叛而生憂也　此皆托以諷諫之旨

臣濟奓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　此指王侯以下莫不媮奓托西京以規切目前也

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　對西京中窮泰肆侈馨

烈彌茂

南都賦陪京之南　明人稱金陵為陪金亦失本義

耕父揚光於清冷之淵　山海經耕父之神見則其國

為敗非佳事也賦家夸飾漫用之耳

章陵鬱以青葱　即所謂氣佳哉鬱鬱葱葱然

皇祖止焉　皇祖即上所謂考侯思故者也注謂高祖

非也

真人南巡覩舊里焉　末句謂天子將復南巡

左太冲三都賦序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　李上交近事會元云唐傳紀云雲陽界多漢離宮故地至唐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玉樹青葱左思賦中有之或非其語過葢不知此樹也按上文又誤記此序乃太冲譏子雲語

蜀都賦　逐層倒叙

其間則有琥珀丹青江珠瑕英　注博物志琥珀一名江珠按琥珀江珠似非一物江珠之名於義一無所取

也

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　敘山圖赤斧亦相間之法

指渠口以爲雲門　注鄭康成周禮注曰黄帝樂曰雲門言黄帝之徳如雲之出門也然此惟取雲門之名不取樂也按杜詩白帝城中雲出門本此注與今周禮小異

匪葛匪姜疇能是恤　覿此當時亦重姜維

焉獨三川為世朝市　三川謂魏都曩疑此與吳客言之安得遽及魏事然三都以魏為主此先逗漏一句乃文章賓主呼應所必然故下文又云諸夏未若茲都也

吳都賦　此擬上林而尤為寡要　太涉橅擬似有冗長散緩之失然採其數語便可成一賦如子山枯樹是其徵也

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　伏後舜禹

則以為世濟陽九　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阨五

陰阨四合為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陽阨故云百六之會按此一段頗勝諸本未知何据

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　公孫諸葛非徒屬對之工隱乎漢之亡正得春秋王師敗績于某之意

婺女寄其曜至目龍川而帶坰　四句皆吴都之所包寄寓指帶四字妙

百川派別歸海而會　二句皆賦家夸飾之詞不可實指

鸑鷟食其實鵷鶵擾其間　二句無乃亦玉樹海若之流

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支之林　橘柚見經餘甘去疾故離支不能先焉　餘甘實小核大不至吳中余辛巳夏始獲嘗其鹽漬者柳子厚與梹榔並言之問之閩人亦不敢多食也

龍眼橄欖　注龍眼如荔枝而小圓如彈丸味甘勝荔枝按此龍眼名價與後人異

重城結隅　注大城中有小城按唐宋吴郡猶有子城至明初破淮張始廢

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宫於建業　起廟事無所考注孫權自會稽徙丹陽建業人皆不樂徙按不樂徙乃孫皓時事

虞魏之昆　注虞虞文繡魏魏榮按虞魏吴志無傳文繡則仲翔之父也

俞騎騁路　亦非南土所有

指包山以為期　王逸謂包山在秣陵東湖中李善引
周處風土記謂陽羨太湖中有包山按觀下文隨接辛
乎館娃句則包山當從善注
中夏比焉至覶其奇麗也　魏都賦中便不得亦作個
語
舜禹游焉至覶其奇麗也　使事當如此
魏都賦劉淵林注　前注云孟陽為注魏都而今並題
淵林何也

鍾簴夾陳　注文昌殿前有鍾簴其銘曰維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又作無射鍾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設鍾簴于文昌殿前所以朝會四方也按魏四年者操為魏公之四年於漢則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是年五月進操爵為王故設之以備朝會

營客館以周坊至起建安而首立　注鄴城北有大邸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古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按重客館故舉年號此注可為故實

讐校篆籀　一人刊誤為校二人對校為讐後人嫌讐字易其名為校對對即讐也

優賢著於揚歷　注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按三國志注云謂揚其歷試也然今盤庚篇中無優賢揚歷之文

傳業禪祚高謝萬邦　上文方叙開基此即接叙魏晉禪受葢著其德淺祚促自謂可以比隆舜禹而其實萬萬相遼也

雖自以為道洪化以為隆至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　暗寓不然言諧語滑　細詳文義參考五臣所注下以為二字傳寫誤加

蓋比物以錯亂至本前修以作系　言徒數物產則彌下矣不得已其請言前修乎　本前修以作系者蓋緣三國莫能相尚魏亦偶屬中土耳庶幾前修可以折服二客也太冲之於魏氏文與而實不與可謂得主文譎諫之遺矣先引司馬遷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至顯

二句欲千載而下讀者黙識其隱義注家以糸與繫紛紜致辨又何異於占夢哉

張儀張禄亦足云也　前修而及於二張其鄙夷當時之人物也甚矣

權假日以餘榮　至可作謡於吳會　四句以吳後亡言吳雖假日餘榮終於黍離麥秀也

歷執古之醇聽　執古謂為前修所折服也

揚子雲甘泉賦　須看漢書中自叙方知鋪陳處皆諷

諫也

注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　甘泉作於成帝時安得有腸出遂卒之事揚子雲桓君山同時人不應作此語然則為妄人附益者多矣非新論本書然也

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注漢書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七畧曰甘泉賦永始四年正月待詔臣雄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畧誤也按子雲

之生在宣帝甘露元年戊辰至成帝永始三年丁未為四十歲班書贊中言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王音薦之待詔此賦為四年所上無疑也然長揚事在延元二年庚戌

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　此文章頓挫處

迺搜逑索偶　雙闕互映

子子孫孫長無極矣　有事甘泉以求繼嗣故如此結

潘安仁籍田賦　祝氏云臧榮緒晉書以為籍田頌文

選以為耤田賦要之篇末雖是頌篇中純是賦賦多頌少當為賦也馬揚之賦終以諷潘班之賦終以頌非異也田獵禱祀涉於淫殺故不可以不諷奠都耤田國家大事不可不頌所施各有當也按祝說非也古人賦頌通為一名馬融廣成所言田獵然何嘗不題曰頌耶陳思與楊書豈以辭賦為君子蓋應上文辭賦小道之語强生區别即杜撰也若云風頌異施揚之羽獵固亦有遂作頌曰之文不歌而頌謂之賦故亦名頌王褒洞簫

漢書亦謂之頌　文不高然頌述典禮當自為法式其體源亦出于東都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　注晉書曰丁亥藉田今為丁未誤也按禮記月令疏云耕用亥日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為火倉又王氏云正月建寅月日會辰在亥故耕用亥然則丁未之誤明矣

青壇蔚其嶽立　漢晉皆耕于東故云

儀刑孚于萬國　此句帶上端本

司馬長卿子虛賦　祝氏云此賦雖兩篇實則一篇賦之問答體其源自卜居漁父篇来厥後宋玉輩述之至漢而盛此兩賦及兩都二京三都等作皆然首尾是文中間是賦世傳既久變而又變其中間之賦以鋪張為靡而専于詞者則流為齊梁唐初之俳體其首尾之文以議論為便而専于理者則流為唐末及宋之文體性情益遠六義澌盡體製遂失矣按首尾雖以議論問答然車駕千乘等句即以賦齊王之獵後半齊東渚巨海

等句即是賦齊國遊獵之地則亦未嘗非賦也後人無
鋪張之才純以議論為便於是乖體物之本矣
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　俱與終日馳騁曽
不下輿對
於是鄭女曼姬　至　若神仙之髣髴　此是夸齊以所無
此段插在中間叙畋事便不直凡左史行文皆然
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　纎中藏大景
怠而後發游於清池　又變

怕乎無為至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與脟割輪焠對

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　此轉收出子虛二字之

義　史漢並有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二句然細尋則

無此二句為優

且齊東陼巨海　陼猶都也如大野既陼之義

上林賦天子芒然而思至遂往而不返　使之自悟故

云譎諫

若夫終日馳騁至則仁者不繇也　苦言至誠繫于天

子自知悔悟之後故曰言之者無罪

揚子雲羽獵賦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　此三垂即指上林之三垂而言注謂西南東武帝侵三垂以置郡非也元帝初元二年詔以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與貧民五年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成帝建始元年亦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即其事也

羣公常伯至上猶謙讓而未俞也　羣公常伯左右小

臣豈有遠見楊朱墨翟異端曲學不知聖賢之業者也

方將已下乃自申作賦以諷之意

宏仁惠之虞　虞字對上囿字乃虞人之虞顔李皆云

通娛非也

長楊賦　羽獵儗上林長楊擬難蜀父老子雲本祖述

相如其奇則相如所不能籠罩麗處似天才不逮也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注七略曰羽獵賦永

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

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按此明年者班史因子雲自叙之詞七畧誤也

亦頗擾于農人至本非人主之急務也　長楊之事尤為荒逸故其詞切

鑿齒之徒　謂陳項也注云六國者非

於是上帝眷顧高祖至永亡邉城之災金草之患　言祖功宗德之盛如此為子孫者乃僅以多獲夸遠人耶皆述古以諷今也

東夷横畔　謂高句麗也注云東越者非

使農不輟耰至帥與之同苦樂　解上亦頗擾于農人矣

豈徒欲淫覽浮觀至多麋鹿之獲哉　全是諷

潘安仁射雉賦　極體物之妙雖長卿為之亦不過爾

恐吾游之宴起至分倦目以寓視　頓挫

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伎懩　頓挫無此二句義鳥

應機句便接得不生動

擬青顱而黚頊　用左傳吾志其目也意

出不交戰　帶媒

若乃耽槃流遁至末　以下是諷

班叔皮北征賦　注流別論曰避難涼州時作又漢書

曰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

水郡歸隗囂按陸機二十作文賦何如叔皮於聖學已

造其堂

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　以行葦爲公劉之遺

德必出齊魯之經師注家已不能詳矣

不勞師而幣加　此句指和親即上所謂耀德也

曹大家東征賦知性命之在天至精誠通於明神　儒者之言不愧母師女士矣

敬慎無怠至末　以此書紳亦庶乎寡過矣

潘安仁西征賦　剌取史事為賦故主於人物稍以征途所歷山川羅絡其中筆力遒壯不累於繁釀　拓宇班氏父子文辭不妨代興所學則非矣　子山哀江南

賦體源於此庾賦令事故尤有關係能動人此善變者
也
歲次元枵　注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歲在壬子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杜預曰歲歲星也元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元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元枵疑誤也按至今云歲次者誤自安仁此文始然困敦乃歲名非十二辰亦不容目之為次

春碧洛而掩涕思纒綿於墳塋　以上自叙西征之由

值庸主之矜愎殆肆叔於朝市　肆叔市朝從五臣注作蹇叔者為得

升曲沃而惆悵至徒利開而義閉　注水經注曰春秋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按漢書高紀顔注中唾作者以陜之曲沃為成師所居

寶鷄前鳴甘泉後湧　如此點化甚妙

南有元霸素滙　霸水本名兹水蓋以色得名

或著顯績而嬰時戮　至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

安仁再遭斥免既無貴仕幾嬰時戮故發憤喟息於

數公也

扞矢言而不納　矢言直言也注引書非

健子嬰之果決　太史公秦本紀於子嬰之車裂趙高

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

造長山而慷慨　注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又漢書曰高祖葬長陵按長山當是山之本名因山為陵耳如三秦之説自覇陵以下將何取耶

廢園邑以崇儉　賦專指初陵勿置縣邑事注贅

爾乃端策拂茵至莫二其一　此段起下治長安之事

王仲宣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　吾土謂長安

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　四海之内各擅疆

域王路不通故託於荆山蔽隔也
白日忽其將匿　比漢祚將盡也
孫興公遊天台賦　序優於賦　諸賦此篇最下
雖一冐於垂堂　垂堂之語恐爲不類
鮑明遠蕪城賦　注四言集云登廣陵故城作按宋世
祖孝建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沈慶之討平之命悉
誅城内男丁以女口爲軍賞昭蓋感事而賦也　虞炎
文集序云孝武初除海虞令

澤葵依井至心傷已摧　極形容其蕪

寒鴟嚇雛　莊子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注中誤引爾雅

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至離宫之苦辛哉　所

賦者城宫館只用畧補以寓當時之事

為蕪城之歌　收出蕪字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　文考名延壽一字子山　後漢

書東海恭王彊傳初魯恭王好宫室起靈光殿甚壯麗

是時猶存故詔殭都魯蓋中興以来特為美譚而未有賦者故文考補作也賦出而盛傳於代

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　下文所為感物而作

觀藝於魯　注藝六經也按博物志云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貞學算到魯賦靈光殿則觀藝者小言之乃學筭數也

爾乃縣棟結阿　至若鬼神之髣髴　此段雕刻

圖畫天地至善以示後　此段圖畫

何平叔景福殿賦　此賦似儗東都　亦是諷刺故不

取韋卞而取平叔

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　先慮燥濕寒暑

而及吳蜀則無譎諫之迹

惟岷越之不靜至夫何宮室之勿營　岷越不寧大營

宮室可以待其亡乎固知平叔此賦亦所以為諷也

以辛佐治傳攷之實與明帝之語陰相揩拄矣

爰有遐狄至彰聖主之威神　魏畧曰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于司馬門外

其祜伊何宜爾孫子　時繼嗣未廣故有斯祝

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　注凌雲層盤名也為之以承甘露按此則凌雲臺即承露臺耳　魏畧董尋諫曰作無益之物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其功三倍于殿舍

若乃虬龍灌注　宮殿中螭頭吐水即謂此也

公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斲　夸飾處皆諷也

是以六合元亨至固可翹足而待之　是以二字與上

殊不相屬吳蜀湮滅乃即所謂翹足而待其言若近乎

戲者愈明其為譎諫矣

慕咎繇之典謨　注謂康哉之歌也按咎繇典謨指無

教逸欲有邦也今文雖至康哉之歌為一篇然取義不

在此

木元虛海賦　奇之又奇相如子雲無以復加

其為廣也三句　起得突兀

若乃霾曀潛銷至碨磊山壟　反襯上一段

北灑天墟　爾雅北陸虛也即北方虛危之宿注誤

宏往納來四句　收得渾淪

郭景純江賦　與海賦才力懸絕

潘安仁秋興賦高閣連雲至此焉遊處　只此四語而

不堪當世之想已見乎詞矣

且斂衽以歸來兮　歸來亦有秋興故實不獨淵明也

澡秋水之涓涓兮至末　高閣連雲陽景罕曜視此何如

謝惠連雪賦北戸墐扉　北戸謂日南

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　二句括盡

鄒陽聞之至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　少變不欲其直也

歌卒至起而為亂　又變

謝希逸月賦委照而吳業昌　既假托于仲宣不應用

吳事亦失于點勘也

若夫氣霽地表　至周除冰淨　數語是賦中警策處最時尤貴會後段蓋一時偶有寄托耳

歌響未終　至迴遑如失　又頓挫

賈誼鵩鳥賦　此特借鵩鳥以造端非從而賦之也昭明類編入鳥獸何哉宜與幽通思元同編

萬物變化兮　以下應予去何之

禍兮福所倚　以下應吉乎告我二句

水激則旱兮　以下應淹速之度二句
且夫天地為鑪兮　以下推而言之以自廣
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　言所患非壽不得長也
寥廓忽荒與道翺翔　謂獨觀天地之始
禰正平鸚鵡賦羨西都之沃壤至故每言而稱斯　西
京之衰可以再興傷時不復故以寓其意也
顔延年赭白馬賦　體製似班揚
驥不稱力至文駟列乎華廐　先從馬起不泛槩入宋

祖不蕪

妙簡帝心至有惻上仁　體要淳雅

畜怒未洩　此句即起下一段

妍變之態既畢至望朔雲而蹀足　跌宕頓挫

將使紫燕騈衡至敬備矛所未防　此處不可直接馬

㲋故作此一段虛景蕪寓頌美國家之旨得體而有情

天情周皇恩畢　只用六字收住不冗

鮑明遠舞鶴賦叠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　虛引

舞字

舞飛容于金閣　入舞字

將興中止至遷延遲暮　頓挫

巾拂兩亭九劍雙止　舞字畧襯

班孟堅幽通賦　此文不減賈誼揚雄

里上仁之所廬　里仁謂避地河西

道遐通而不迷　此孔子所謂四十而不惑也

又申之以烱戒　烱戒謂勿墜之語

三欒同於一體兮至信畏犧而忌鵩 言天道必久而後定惠吉逆凶終為不爽周賈有激放言非通理也

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 申明勿墜之義

虞韶美而儀鳳兮至矧耽躬于道真 此言其必通

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 通於幽

朝貞觀而夕化兮至訢來哲而通情 謂沒世不朽不啻彭老之壽可以俟百世後之人也注非 通字結

保身遺名 保身猶言不失其身遺猶垂也

憂傷夭物忝莫痛兮　臨谷而墜　憂傷夭物則所謂畏溺自投者也

皓爾太素曷渝色兮　性命不可渝也

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援葛而登

張平子思元賦仰先哲之元訓兮至緜日月而不衰六句破題

利肥遯以保名　肥後漢書作飛乃合象詞無所疑也之意肥字不知者妄加雌黃以七啟校之自審然不讀

姚令威西溪叢語未有不反疑古善本為誤也

歴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　項上飛字

占既吉而無悔兮至榖崑崙之髙岡　俞犀月云歴寫

遯象皆合筮詞所謂歴衆山以周流也按筮得飛遯卜

遇介鳥似非獨承筮詞

發昔夢於木禾兮榖崑崙之髙岡　後漢書注昔夜也

衡此夜夢禾生於崑崙之上即下文云抨巫咸以占夢

含嘉秀以為專是也注解皆云昔日夢至今日親往見

馬是爲發昔夢也臣賢謂衡此賦將往走乎八荒以後即先往東方次往南方乃適西方此時正在暘谷扶桑之地崑崙乃西方之山安得已往崑崙見木禾乎良由尋究不精致斯誤耳按此賦後漢書注多出舊注之表當參取而此駁尤當亟登之

黄靈詹而訪命兮至孰謂時之可蓄　插入訪夢方不板板四段此文章避直處

咎繇邁而種德兮至卉既凋而已育　謂英六滅而秦

趙與也注非

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劔揭以低昂　以下言天路之可通而攀玉階也應前天蓋高而為澤四句意亦兼有大烏塵外瞥天之象也

廓盪盪其無涯兮　至　臨舊鄉之暗藹　浩蕩無涯一念收轉此即歸母氏而後寧之意

張平子歸田賦感蔡子之慷慨　至　與世事乎長辭　不可為蔡子之苟富貴亦不若屈子之自狷懟此所以超

然遠引也

於是仲春令月至懸淵沈之魦鰡　以此為樂猶求之於外也下乃反而潛心大業求諸內矣

揮翰墨以奮藻至末　道既不行退而删述自處陳其規模俟王者之取法

潘安仁閒居賦　既以親疾輒去復因免官自悔大本既偏自然乾沒不已方貽慈親以戚矣此賦旨趣近乎

子幼南山之詩豈恬退無欲者乎　謝客山居殊多美

句不知何以遺之

以佚伏臘之費　注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按伏者藏也陰氣以盛金已潛伏於火中庚爲金可以見其自微而著也舊說未盡其理

孟母所以三徙也　綰太夫人

頓足起舞至孰知其佗　只是無聊都非眞樂　若以養親爲心則雖天下猶草芥黜免正其所樂又何復用

其巧拙之嘆乎卒之孫秀修怨太夫人亦詣東市悲夫

司馬長卿長門賦　此文乃後人所擬非相如作其詞

細麗蓋平子之流也

得尚君之玉音　今人謂玉音二字本此非也玉音金

聲出尚書大傳

修薄具而自設兮　薄具對上飲食

夜曼曼其若歲　五六月間之夜而謂曼曼若歲此昔

人造語之妙

向子期思舊賦　不容太露故為詞止此晉人文尤不易及也

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　使晉不代魏二子其夭枉乎故以黍離麥秀興感非使事之迂大也當陳留之後經山陽之國其猶宗周既滅追溯殷亡矣倒用亦有為也

惟古昔以懷今兮　曰懷今則所感者不獨呂嵇矣五臣本作人謬

陸士衡歎逝賦慜城闕之邱荒　此以城闕代親故

潘安仁寡婦賦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裯以嘆息　寡婦不夜哭二句有語病上文羣飛斂翼之語尤非所宜言也

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　鄭箋云三良自殺以從死

重曰　重猶亂也本楚詞遠遊篇班倢伃自悼賦亦用之

江文通恨賦　文通之賦自為傑作絶思若必拘限聲調以為異于屈宋何以異于三百篇也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　注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按此可標舉以為對法

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　起下自古

別賦可班荊兮贈恨唯罇酒兮叙悲　贈恨叙悲亦互文

陸士衡文賦　注臧榮緒晉書曰機少襲領父兵為牙

門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被徵為太子洗馬與弟雲俱入洛按此則此賦殆入洛之前所作老杜云二十作文賦於臧書稍疎也

心懔懔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　此文章之本

漱六藝之芳潤　注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按謂詩書易禮樂春秋也太史公曰學者載籍極博尤攷信於六藝又孔子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以上下文義求之不當漫引周禮

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　二句疑大者得而小者甲之意

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　二句蓋亦張融所謂文無定體以有體為常也

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　二句語意相承注謬

曁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休文韻學本此二句

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　防露指豈不夙夜畏行多露言桑間不可與並論故戒妖冶也

闕大羹之遺味至固既雅而不艷後之效法陶韋者是也

王子淵洞簫賦　此文了不悉其佳處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至標敷紛以扶疎　上二破簫字下二破洞字

幸得謚為洞簫兮至因天性之自然　簫之為名舊矣獨以江南之幹條暢罕節故得號為洞簫爾漢書元帝紀如淳曰簫之無底者亦失其義　慱雅曰大者無底

小者有底亦不以無底得名也

帶以象牙至挹抐擫㩌　觀此八句則比竹之簫也

傅武仲舞賦　故不減楚人相如之匹

於是歡洽宴夜至雲散城邑　餘波可當一小賦

馬季長長笛賦　何其詞費

昔庖犧作琴至其音如彼　有此乃波瀾濶遠不為徒

作

潘安仁笙賦　嵇之琴潘之笙二賦發端便是文章各

各排哭前人之法

成公子安歗賦睎高慕古長想遠思　歗字遠致

群鳴號乎沙漠　注傅瓚曰沙土曰幕按臣瓚李氏亦

謂之傅瓚不獨小司馬史記索隱為然

宋玉高唐賦　蘇子瞻謂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而此

謂之序大可笑按相如賦首有亡是公三人論難豈亦

賦耶是未悉古人之體製也劉彥和云既履端于唱序

亦歸餘于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

契則是一篇之中引端曰序歸餘曰亂猶人身中耳目手足各異其名蘇子則曰莫非身也是大可笑得乎

神女賦　張鳳翼改定為玉夢於文義自當不可因其寡學而並非之　姚寛西溪叢語云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靈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為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使為神女賦後人遂謂襄王夢神女非也今文選本玉王字差誤然則張氏

特攘令威昔言矜為獨得耳　令威語又本沈存中補筆談

其夜王寢至其夢若何王曰　王字俱當作玉玉字俱當作王張鳳翼云

明日以白王至王曰狀如何也　一白分作兩層總避直也

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　此既接以王曰試為寡人賦之則上茂矣美矣之為玉曰無可疑者

登徒子好色賦　以戰國策參攷登徒子蓋以官為氏

曹子建洛神賦　韓詩漢有遊女薛君注游女漢神也洛神之義本於此　離騷我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植既不得於君因濟洛川作為此賦託辭虙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自好事者造為感甄無稽之說蕭統遂類分入於情賦於是植幾為名教罪人而後世大儒如朱子者亦不加察于衆惡之餘以附之楚人之詞之後為尤可悲也已不揆狂簡稍為發明其意

蓋孤臣孽子所以操心而慮患者猶若接于目而聞于耳也　蕭粹可注太白詩云高唐神女二賦乃宋玉寓言洛神則子建擬之而作惟太白知其托詞而譏其不雅可謂識見高遠者矣是前人已有與予同者自喜愈於無稽也

注　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按魏志后三歲失父後袁紹納為中子熙妻曹操平冀州丕納之于鄴安有子建嘗求為妻之事小說家不過因賦中顧誠素

之先達二句而附會之注又曰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流涕時已為郭后譲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按示枕賚枕里老之所不為況帝又方猜忌諸弟留宴從容正不可得感甄名賦其為不恭夫豈特酗酒悖慢刼脅使者之可比耶注又曰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按數語俚俗不復有文義注又曰遣人獻珠于王王答以玉珮按此二句因玉珮明璫之文而附

會者然志其尚有抗𤨏㻛以和余句何也

黄初三年余朝京師　注謂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盖魏志畧也

按魏志丕以延康元年十一月廿九日禪代十一月改元黄初陳思實以四年朝雒陽而賦云三年者不欲亟奪漢年猶之發喪悲哭之志也注家未喻其微旨　責躬詩表云前奉詔書臣等絶朝豈緣畧也

還濟洛川　即贈白馬王詩所謂伊洛廣且深欲濟川

無梁也

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　既引古人之言則非實有所感而特假以托諷明矣

經通谷　注華延洛陽記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按此即贈白馬王詩所謂大谷何寥廓者是也

然則君王所見無乃是乎　此設為御者謂植也

践遠遊之文履　注繁欽定情詩曰何以消滯憂足下雙遠遊此言未詳其本按同時人語借以互証當法此

注

無良媒以接懽兮至解玉珮以要之 此四句即用騷經解珮纕以要言兮吾用蹇修以為理

嗟佳人之信修至指潛淵而為期 此四句又反騷經雖美而無禮之意以明非文帝待巳之薄忠厚之至也

執眷眷之欵實兮至申禮防以自持 子建作箜篌引有久要不可忘義薄終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何所求此六句意與之同 景初中詔云陳王克巳慎行以補

前闕則植之自持者可知矣

於是洛靈感焉至長寄心於君王　子建責躬應詔二

詩表云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耇永無

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名至止之日心馳輦轂僻

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蓋文帝雖許其

入朝而猶未遽令見之也故言宓妃雖已感悟而神光

離合乍陰乍陽已猶不得與文接及已長吟永慕哀厲

彌甚於是始見其隨從衆靈微步而即我然猶若危若

安若往若還已則望其容華婀娜而至于忘食蓋思之尤甚矣於是宓妃始命收風靜波屈其尊以相交接良會之難至于如此然既朝之後其可必文帝之感悟而常常見之乎故又云悼良會之永絶也雖潛處於太陰常寄心于君王文帝以仇讐視其弟而子建睠睠如此不敢稍有怨懟所以雖終不見用亦卒能自全黄初六年文帝東征過雍邱遂幸植宫為兄弟如初蓋旬晝我所為負罪引慝之道君父未有不稍為感悟者後之藩

臣往往以不學無術自即于誅夷悲夫

恨神人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　神尊而人卑喻君臣也怨植自怨也盖即盛年不可再與盛年處房室之意

獻江南之明璫　獻于宓妃也　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踈以耳飾為獻盖望其無如小弁之所謂君子信讒者也

雖潛處于太陰　太陰猶言窮陰自言所處之幽遠也

君王謂宓妃以喻文帝也不必以上文君臣為疑
蕇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溯　蕇得復朝京師而見
文帝也

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張　濤

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文選 詩

束廣微補亡詩 首之以補亡詩編集欲以繼三百篇之緒非茍然而已也

南陔彼居之子 居當讀為誰居之居猶詩云彼其之子也注以為未仕者於文義未妥

色思其柔　思柔則愛敬交至矣

由庚蕩蕩夷庚　王伯厚云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二字本於此注誤辨亡論旋皇輿於夷庚同

崇邱恢恢大圜至于何不養　資生於九壤仰化於大圜

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　二詩首尾呼應

拯溺由道情二句　道情神理縈拂前後如此則駿烈

豐功非麄材幸成方是述祖德詩

秦趙欣來蘇二句　獻武乘符堅衰敗克復兖青司豫

四州

遠圖因事止　獻武移鎮東陽於道疾篤上疏云去冬

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

遺情捨塵物　與委講改服呼應所謂不纓塵垢也

韋孟諷諫詩　家父凡伯之流

斯惟皇士　謂天子之命士也注非

時靡不練　言今年長當委練也

張茂先勵志詩　漢末東北之士為學最盛張公此詩居然有端緒可尋　張公詩惟此一篇餘皆女郎詩也

輕薄壯士諸篇鮑明遠所祖微過多耳

雖有淑姿八句　應上自含

養由矯矢八句　以立志言之應上求焉斯至

安心恬蕩八句　以力行言之應上衆鮮克舉

水積成淵八句　此章伸立志下章伸力行應上大猷

抽緒

纆牽之長實累千里　力行中包改過

進德修業四句　應上先民高矩

曹子建責躬應詔詩表　表與詩俱載本傳　時封雍

邱王　二篇詞義之美漢魏以來不可多見

責躬詩恩不遺物　謂復立為鄄城王也注非

願蒙矢石四句　此即求自試表之意同氣一體冀可

感動立功報國即不虛此生未可律以自晦免猜之常

也

應詔詩騑驂倦路二句　頓挫

潘安仁關中詩　觀晉書孟觀傳所載事甚略此詩可補其闕　議論奇偉非陸士衡所及

以萬為一　三國志國淵傳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此因舊制而譎諫也

情固萬端至伏尸漢邦　此言首虜不實情所常有惟叛酋忽生忽死宜核其實嚴示賞罰以明國之大法尋

繹此詩當日廷議于觀太苛于駁太徇故作者特爲平

兩人之功罪也

周人之詩至我心傷悲　萬年小醜編戶隸屬非玁狁

昆夷之比不足聲歌其事以曜威吾詩特慰民莫而已

如熙春陽　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曹子建公讌詩　何等興象明月一聯賦而比也

朱華冒綠池　西園有芙蓉池

千秋長若斯　結到讌亦以頌終之

王仲宣公讌詩守分豈能違　守分則猶以漢臣自處也結處頌之以同符周公則猶以北面事之也

劉公幹公讌詩　此篇似與子建一時所作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音節自壯叙致亦欵曲

陸士衡皇太子宴元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入夲題後太促亦絕無勸勉慇懷之語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陵風協極　以上二句

例之則極字當指八極非北極也陵風特言其風教之崇高耳

王在華堂　謂成都也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登庸以德二句　此即明聰之實也

貽宴好會　貽疑作怡謂歡宴也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宣遠與康樂詩皆從九日直起都忘此集宋公乃為孔令出也

中間巢幕無留燕二句亦似興歸者然送孔令終覺太略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康樂較優於宣遠然皆不見宋公優賢孔令知止之美此齊梁間詩人知體要者鮮也　在宥一聯似亦有優賢之意遂海隅亦似以二疏比孔卒章微致不能見幾遠逝之感是其心猶不忘事二姓為可恥也

顏延年應詔讌曲水作詩昔在文昭至屏京維服　此

會特為二藩祖道故兼頌之而并及義康也

於赫王宰　相王者當時語此云王宰於義乃順

朏魄雙交四句　敘致偉麗

化際無間　即指二王出牧也

憫帷蘭甸至末　晝流折波點出曲水出濟句收祖二王末以自敘結乃當時體

皇太子釋奠會作詩巾卷充街　宋書禮樂志國子太學生冠葛巾服單衣以為朝服執一卷經以代手板此

所謂巾卷也注未審細胡三省于王儉事下注巾卷則尤憒憒矣

邱希範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　注齊明帝時張謖為北齊州刺史又五臣本題無張字呂向注希範時為中郎武帝弟宏為徐州刺史應詔送之按詩中有匪親孰為寄之語則五臣本是也　善注又曰集題曰兼中書侍郎邱遲上按集題益知為梁時詩　體製未工而有新句

實惟北門重　注引史記黙夫守徐州燕人祭北門謂齊之北門按此徐州從人與郤同乃魯國薛縣也與南北兩徐州無與若引此則趙人祭西門更如何牽合耶

沈休文應詔樂遊苑餞吕僧珍詩　大手不重樂遊故只餞席樽上林一句黙命師一聯語極深厚　函轘二聯地理不必可尋齊梁詩㫖然妄生穿鑿則謬矣結有千鈞力

曹子建送應氏詩清時首　繾綣百折

孫子荆征西官屬送于陟陽候作詩　漫浪無歸等于狂易　時方貴老莊而見之于詩亦為創變故舉世推高

子荆魏孫資之孫　骨力甚健與後來孫許不同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　勝地盛遊無叙景物　僻建安公讌猶與應氏為近

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别時為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　叙三人更難為工

舉觴矜飲餞二句　撿集字于王巳不略

來晨無定端四句　上二警痛下二如畫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留别鄰里借以自解于徐傳又變體也　析析一聯直書即目絶去雕飾上句興積痾下句興寡欲　積痾一聯話别在目

解纜及流潮　去之速

資此永幽棲　居之安

謝元暉新亭渚别范零陵詩　雲去一聯既有興象兼

之故實

沈休文别范安成詩　清便婉轉自成永明以後風氣

上四句總起第三聯指范第四聯自叙送别者所以

申道彼此之情行者居者俱須寫到後人多偏重行者

無復依依如畫矣

夢中不識路二句　楚詞曾不知路之曲直又曰䰟識

路之營營

王仲宣詠史詩　仲宣之詩最為沉欝頓挫而鍾記室

以為文秀而質羸殆所未喻

曹子建三良詩　此秦公子高上書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者也魏祚安得長　功名一聯是說自家話

左太冲詠史詩　題云詠史其實乃詠懷也八首一氣揮洒激昂頓挫真是大手　晋詩中傑出者太白多學之

弱冠首志欲無東吳　詩作于武帝時故但曰東吳涼州屢擾故下文又云定羌胡

鬱鬱首　良圖莫騁職由困于資地托前代以自鳴所不平也　唐劉秩云曹魏中正取士權歸著姓于時賢哲無位詩道大作怨曠之端也讀太冲詩而論其世可以為今之不病而呻者戒矣　世冑一聯横貫地勢一聯上極經緯相雜之妙

段干木首　申前功成不受爵意

濟濟首　謂王愷羊琇之屬言地勢既非立功難覬則柔翰故在潛於篇籍以章厥身者乃吾師也

言論准宣尼二句　非句法與首篇重複正自竊比子雲耳

皓天首　揚子猶三世不遷栖栖執戟老死京師向上更有由光至高之行世人豈得為我輕重哉

荆軻首　又言雖博徒狗屠猶有軼倫之才視碌碌豪右自詑攀龍者方復夷然不屑况吾儕也

貴者雖自貴四句　上二句言在人者輕下二句言在已者重

主父首　此又言士之遇合固自有時顧為國家計則方隅未靖創業垂統方待奇才不當棄羣策而任私昵耳

遺烈光篇籍　籍讀為鶺籍從昔讀鶺乃諧聲陳第以為當讀為酌誤矣

習習首　末篇言誠欲俟時而勢利相激幾不可堪自守亦難矣然栖托篇翰亦足自通于後如蘇李之躁動爭光榮於俄頃策用身危者吾束髪讀書思之熟矣卒非

所顧也

飲河期滿腹四句　此太冲所以獨得考終異乎潘陸輩也　太冲之於二十四友特以身托戚屬難以自踈然非有所附麗乾沒讀此足以知其志也

張景陽詠史詩　恬退之人自寫胸臆故其詞亦瀟灑可愛　詠史者不過美其事而詠歎之隱括本傳不加藻飾此正體也太冲多攄胸臆乃又其變叙致本事能不冗不晦以此為難

盧子諒覽古詩　通篇直敘藺生事而結以張弛二字何等筆力疑為越石從事時見并幽搆釁而作

謝宣遠張子房詩　從衰周説起議論劇有根柢自神武以下兼敘今事蓋詠古兼應敎也時劉裕猶為人臣瞻之比擬無乃不倫後有採詩者自此以下可以不録皆凡語耳

興亂罔不亡　商書太甲篇云與亂同道罔不亡此興字為傳寫之誤呂向解為復興于亂道未有不亡謬悠

甚美大抵唐人不信古文故不引以為注

伊人慼天工二句　吐屬不凡

婉婉愽中畫四句　上聯風流次聯壯麗

爵仇建蕭宰二句　并四事為二句

顏延年秋胡詩　詠秋胡者傅休奕得之　焦仲卿妻詩質而近野此過於文却似少真味獨取此者與此書氣味協也　題是秋胡詩然重在潔婦今詩中詳叙秋胡宦遊之事而于桑下拒金一事顧略焉體製殊不可

解

五君詠　既能自序仍不溢題　五篇簡鍊適緊後人多方摹擬終不能及

劉參軍韜精日沈飲二句　即自道其深衷也

頌酒雖短章二句　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以比劉班也

阮始平一麾乃出守　注麾指麾也言為朂所指麾也

按後人作旌麾之麾用非也

向常侍　交呂攀嵇自寓惟陶徵君輩得為文酒之會眼中于劉班等何有也

鮑明遠詠史詩　不脫左思窠臼其壯麗則明遠本色

虞炎序其集曰雖乏精典而有超麗為悉之矣　詩至于鮑漸事夸飾雖奇之又奇頗乏天然又不嫺于朝廟之製於時名價不逮顏公非但人微也從過舊宮一篇亦自深厚　朝廟之詩不過鋪陳耳故非頓有所短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　妙有起伏非徒鋪叙為工

老杜前後出塞之祖也然此詩有永明綏弱風氣不如子美詩為俊健　前用飛狐瀚海則後用骨都日逐前用羽書刁斗則後用胡笳羌笛步步相為映發此永明以後詩體也　曰隴頭曰玉門皆非幽并地不待梁元帝闗山月詩地理謬誤也

應璩百一詩　備體

何敬祖遊仙詩　遊仙正體宏豊其變　此詩似為愍懷太子作

郭景純遊仙詩　景純之遊仙即屈子之遠遊也章句之士何足以知之

京華首　結言雖如夷齊之高潔而猶在風塵之内故必高蹈以遊仙也

青谿首　結言許由且逃堯何况我乃無媒者乎

翡翠首　曹詩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與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言我當師赤松友浮邱洪崖終不共此屬比肩也

六龍首　此悲往者之不可悔而思決去也

逸翮首　珪璋以下未喻

雜縣首　首聯只言風至結二句言燕昭漢武不當一盼處仲輩欲以權勢駕馭殆亦愚矣

晦朔首　猶韓子詩云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也日行秋令王誅將至

左太冲招隱詩曰雲停陰岡　雲字當從宋本作雪為更佳

非必絲與竹四句　言其無待外求也

躊躇足力煩二句　始而欲招其出繼乃欲從之遊

經始首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今乃榛棘塞路則自有

美實而莫之採也然而寒泉終非不食王明照之則並

受其福矣豈其修巳全潔而不見用徒為心惻哉大器

晚成猶松柏後凋誠不爭一時之先榮與當世之好惡

故屈伸得以自主耳惠連以下又自明其非一于隱而

俟時也良辰至則相招以出矣　首陽非吾仁言魏晉

禪代已在易世之後如我者不當復以自處也

陸士衡招隱詩　疑亦有其二而逸之

至樂非有假二句　至此不自知其平夷而悦懌也

王康琚反招隱詩　俊邁

魏文帝芙蓉池作　丹霞一絶直書即目自有帝王氣象合結語恰似文帝生平也

丹霞夾明月二句　托興與子建公讌詩同寫景亦有雲霞之色

壽命非喬松　收足夜遊

遨遊快心意二句　即君知吾喜否意丕之所見如此

其語偷不似民主吳人所以劣其不十也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　氣象廹促

謝惠連泛湖歸出樓中玩月　曲折層次曲畫玩字之

妙　首聯泛湖次聯樓中哀鴻一聯藏下風字斐斐一

聯藏下從夕至朝

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皇心美陽澤二句　結裹

有力

曽是縈舊想　以曽是為在位亦當時之語

晩出西射堂連障疊巘崿二聯　夕曛陰沈丹楓轉灼

四語妙于參差掩映

登池上樓　只似自寫懷抱然刋置别處不得循諷再

四乃覺巧不可階　池塘一聯兼寓比托合首尾咀之

丈外重旨隱躍祁祁二句亦傷不及公子同歸也　池

塘一聯驚心節物乃爾清綺惟病起即目故千載常新

遊南亭　發端先寫眺望所見下只感歎時移一馳字全篇三時移易都已貫注旅館句倒出眺字

藥餌情所止　服餌本以扶衰而藥石不能平情故力所止也

賞心惟良知　良知謂良友

遊赤石進帆　老杜渼陂行奪胎于此波瀾頓挫在數詩中尤為出格

首夏猶清和　唐人省試命題作夏首

請附任公言二句　直以鳥獸待人矣如之何其免于天伐也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首聯謦絶入舟句憺忘歸也林壑二句寫山芰荷二句寫水又林壑二句所謂變氣候

蒲稗相因依　此别一種水稗非秕稗也

慮淡物自輕二句　語近淵明

登石門最高頂　夕息句襯出高頂連巖四句倒補尋字

心契九秋榦二句　此亦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之意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俛視喬木四語可悟畫理

解作竟何感二句　上句結上下句生下二句倒敘方

又暗藏不露巧變前規别開奥窔

撫化心無厭二句　化字應鮮作物字應升長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　較康樂從遊京口北固詩

顏謝優劣何啻霄壤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　從京口發端文帝此行下詔者三此詩實櫽括其意以本紀參觀而後見其工也

欽注其意乃不得從駕恐題之誤

園縣極方望　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六年二月己亥

車駕陸道幸丹徒謁京陵

宅道炳星緯一聯　文帝紀晉安帝義熙三年生於京口盧循之難上年四歲髙祖使劉粹輔上鎮京城

春江壯風濤　其還也車駕水路發丹徒故云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唐初諸公所作勝之遠矣無論少陵也　是年帝始與王元謨謀北伐五州望幸之語延年或以抵其嶽乎

彤雲麗璇蓋六句　如此則已盡反乎高祖儉素之德而流連荒亡之務矣延年顧侈陳之不已於六義安取焉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　開芳一聯興起下文含采句造語極妙

謝元暉遊東田　齊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館于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遊幸之詩之所云乃其地也　節候已過强事登望所以見其戚戚無歡也呼應無迹古人所以高　陶詩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元暉益用之結句見魚鳥之有得而思歸也當塗青山謝朓宅在焉

江文通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　首聯從鑪峰雙闕起絳氣一聯極體物之奇

日落長沙渚六句　宋史江淹傳景素為荆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徳景素專據上游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景素不納末章托意賈生葢示不欲如市賈相求為同惡也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　規橅蒜山詩而峭蒨則過

春光發隴首二句　舉春秋以該四序桂樹叢生兮山之幽二句中以高下暗對

宿東園　開出宋之問王維風氣

槿籬疎復密三句　前此諸公詩所無

若蒙西山藥　西山東郊相映起結

遊沈道士館　休文五言詩此篇是其壓卷

復立望仙宮　西嶽華山碑云孝武皇帝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

一舉陵倒景　收足遊字

徐敬業古意詶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　普通之末拓

跋内亂梁武屢命將北伐悱以此時和到溉詩也南史到溉傳湘東王為會稽到溉為輕車長史行府郡事徐勉傳悱在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為湘東王友　上谷北邊郡而樓蘭在西域齊梁中詩筆地理多不審

阮嗣宗詠懷詩　詠懷之作其歸在于魏晉易代之事而其詞旨亦復難以直尋若篇篇附會又失之也　注顏延年曰常慮禍患故發此詠按籍豈徒慮患也哉延年遜詞以謝逆劭宜其不足知此　所選十七篇作者

之要指已具矣惟其間尚有王子年十五一篇言明帝不能辨宣王之奸輕以愛子付託最為深永當時以德施方當明兩之地嫌于甄録耳　其源本諸離騷而鍾記室以為出于小雅

夜中首　注每有憂生之嗟按籍之憂思所謂有甚于生者注家何足以窺之

二妃首　此蓋托友朋以喻君臣非徒休丈好德不如好色之謂也　結謂一與之醮終身不易臣無貳心奈

何改操乎

嘉樹首　此詩指趣灼然略無隱避而當時得全者以其不過志於自全避禍非若叔夜之非薄湯武指斥賊臣故也

秋風吹飛藿　傷六族之被夷也

凝霜被野草二句　所謂非一木所能支也

昔日首　此葢指賈充鍾會輩為賊臣用事者言之謂爾鄧喪公室自詡佐命不知行且自及也

登高首　此言人皆有死若苟求富貴者其卒亦貽五刑車裂之悔何如求仁得仁如夷齊者為得其所乎王經之毋知斯義矣　求仁得仁借曰禍福相倚自取之也甘為蘇秦李斯之續者彼實見利忘患趨死之不顧吾又何歎哉

開秋首　首聯言典午以臣逼主陰盛而陽微也

微風吹羅袂二句　猶屈子之言獨清獨醒也

晨雞鳴高樹二句　言巳之居亂世不改其度

平生首趙李相經過　漢書外戚傳鴻嘉後隆于內寵班婕妤侍者李平得幸立為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微賤興踰制越禮寖盛于前趙李並稱當指此序傳有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之語注誤也

白日忽蹉跎　明帝崩也

黃金百鎰盡二句　資用雖多俄焉易盡失路故也倒裝句法

北臨太行道二句　司馬氏河内温人也故上文托三河言之太行在河内之上言此道嶮巇恐不可輕失足也

昔聞首　言古人即易代失侯可以種瓜食力何事不可固窮欲事二姓乎此又為雖非黨惡而依違者諷也

步出首　此言惟夷齊為歸差可自全天下忠臣義士皆已斬刈無餘也懿既誅曹爽七族師又殺泰初夏侯諸君子于是魏之肺腑無人矣

昔年首　此言少時敦味詩書期追顔閔及見世不可為乃蔑禮法以自廢志在逃死何暇顧身後之榮名哉因悟安期羨門亦遭暴秦之代詭託神仙耳

徘徊首　嘉平六年二月司馬師殺李豐夏侯泰初等三月廢皇后張氏九月遂廢帝為齊王十月立高貴鄉公嗣宗詩蓋謂此也　九月甲戌廢齊王乃十九日是月丙辰朔十月庚寅立高貴鄉公乃初六日是月乙酉朔師既定謀而後白于太后則正日月相望之時也

末句言詩以言志後之誦者攷是歲月論我之世則所以詠懷者見矣

還顧望大梁　大梁戰國時魏地借以指王室也

炎暑首　首聯以春秋代謝喻易代　甘露五年六月甲寅常道鄉公即皇帝位改元景元月之二日也故云

三旬

灼灼首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豈獨名汚青史為可慮乎未言已寧没身下位不附司馬取尊顯也

西日喻魏室也磬折忘歸句即君非賈豫州子耶之意

獨坐首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窮途能無慟也　孤

鳥離獸喻逃死吳蜀者

北里首馬見王子喬四句　言輕薄閒遊者不足以見

之也注非

湛湛首　此篇以襄王比明帝以蔡靈侯比曹爽嗣宗

爽之故吏痛府主見滅王室將移也朱華句為私取先

帝才人為伎樂高蔡句謂兄弟數出遊也

遠望令人悲二句　呂向謂望此則知春氣不留故悲也按當春而悲則無時非悲者不如向注

謝惠遠秋懷詩　一往清綺而不乏真味

金石終消毀至末　金石丹青方為憂患之媒故寧無忘而為目前之適性末云聊用布親串正為此籌之爛熟欲親厚者味此苦言耳

歐陽堅石臨終詩抱責守微官　以匡正有隙

潛圖密已搆二句　勸允事未行

嵇叔夜幽憤詩民之多僻　此引司馬叔游誠祁盈語以況呂安事也

古人有言四句　生今之世可為座右銘也　嗣宗至慎卒得保持非薄湯武徒騰口說亦何為哉蓋悔之也

曹子建七哀詩　情有七而偏主於哀惟其所遭之窮也

明月照高樓二句　明月喻君徘徊比恩之易移而仍冀其遠照

浮沉各異勢二句　蓋望文帝之悔悟復為兄弟如初也

賤妾當何依　依烏皆切白詩中猶如此用

王仲宣七哀詩路有饑婦人六句　杜詩宗祖

驅馬棄之去六句　欲棄去而復顧念京師然安得明王賢伯一拯此患乎

荆蠻首　前詩哀王室之亂此又自傷羈旅也

山岡有餘映　餘映之在山比天子微弱流離播遷光

曜不能及遠也

羈旅無終極　與前篇方搆患首尾呼應言亂靡有定也

張孟陽七哀詩恭文遥相望　後漢靈帝紀靈帝所葬者曰文陵則注中文帝乃靈帝之誤也漢道始衰於安而極弊於靈故舉恭文言之

潘安仁悼亡詩　悼亡之作蓋在終制之後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是一期已周也大功去琴瑟古人未有

有喪而賦詩者　首云僶俛恭朝命後云改服從朝政又云投心遵朝命謂釋服而復出也當晉時禮教已壞然期喪猶解官行服

荏苒首庶幾有時衰　反結上文言無時而衰也

矅靈首朔望臨爾祭　禫而後祭也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　文帝既誅徐傅乃追還顔謝及慧琳道人　流連往復字字悽斷

顔延年拜陵廟作　顔詩大抵長於鋪陳　讀老杜昭

陵二詩乃歎延年為陋

幼壯困孤介二句　收轉晚達

謝元暉同謝諮議銅雀臺詩　詩可以怨作者其知之矣　前一絕諷充奉園陵之愚後一絕仍歸於忠愛此篇為兩得之　有哀有歎一味嗤笑味反短矣

任彥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故出傳舍而為位以哭也　位高年促有哀有諷隱約言表　末句仍為時惜而不徒以其私也

王仲宣贈蔡子篤詩　呂向曰子篤與仲宣同避難荆州子篤還會稽仲宣贈以詩按詩有濟岱語則向所云還會稽者乃憑臆妄撰也

王仲宣贈文叔良　猶有古人贈言遺意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昔我首　元后豐沛之語殊傷詩教

余嬰首　叔致款曲清利可誦　十餘句所謂告滿百日也

贈徐幹　魏志云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此詩有仰視白日之語疑此時作也步出北寺門或楨方輸作於北寺耳

贈從弟　此教以修身俟時首章致其潔也次章厲其節也三章擇其幾也峻骨凌霜高風跨俗要惟此等足當之

曹子建贈徐幹　發端言歲月不居與後久字相呼應和氏刖足以明玉而已不能力進偉長故云有愆也然

而彈冠結綬意豈有間哉君其俟時而已

興文自成篇　幹著中論二十餘篇

贈王粲　繾綣得風人之旨

又贈丁儀王粲　魏志曰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此其事也征魯未嘗至長安自陳倉以出散關也注誤　李氏注此詩以為征張魯時作者蓋以魏志王粲傳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若二十三年西征為粲已亡故也

按文帝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獨不言粲則粲之亡在二十二年之後矣　若作征張魯時詩則權家愛勝謂劉璋請乘蜀新定以先聲下之時曹公不敢與劉氏爭漢中二十四年夏五月引軍還此篇非特為内諱敗其實固善謀也

贈白馬王彪　小雅嗣音　五言可與此篇匹敵者其昭姬悲憤乎何緣録此靡彼　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懐友于之痛及白馬王

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濶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按魏氏春秋載此詩極有識與六代論表裏也　彪傳是時為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乃徙白馬

霖雨泥我塗四句　不直言有司禁其同塗而托之淫潦改轍恐傷國家親親之恩也下乃言非我馬竟不能進勢固有不克俱者婉轉深厚

鴟梟鳴衡扼二句　鴟梟豺狼指監國使者

欲還絶無蹊　言欲還怨而不可得也

丈夫志四海　恐彪復以不得同宿止故憂傷成疾故復為此語以寛之

天命信可疑　不得於君故呼天與前天命與我違反覆相應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　四言詩叔夜淵明俱為秀絶

浩浩首　洪流則魚龍聚焉春林則羣鳥集焉此謂生才之盛然必待同志而招故思我友朋也

息徒首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二語斷章以取忘字之義　蓋諷其勿入軍也

司馬紹統贈山濤　豪健不減劉越石　向謂紹統椅桐秦機寒女並為當時所重然詞旨淺廹有垂君子不知不愠遯世無悶之義後讀彪本傳高陽王睦長子少以好色蕩行為睦所責不得為嗣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博覽羣籍按此則其求知於山公葢非獲已不容概譏之也

兾顧神龍來二句　非山公莫能當此語

張茂先荅何劭洪鈞首　結言自處於知足非敢以鎮俗也

陸士衡贈馮文羆遷斥邱令僉曰爾諧　百里惡事師錫此摹擬之病也

答賈長淵　鋪陳整贍實開顔光禄之先鍾嶸品第顔詩以為其源出於陸機是也然士衡較為遒秀

吳實龍飛　曰龍飛則非僞也曰改獻為故主諱銜璧

之辱

纂戎于魯　纂戎當引毛詩戎大也

濟同以和　時謚多無禮於太子和同之語蓋有刺也

惟南有金　金以易賈故下云狂狷厲聖自謂侍宿昔相知乃敢云然也注似徼遠本義

於承明作與士龍永安有昨軌二句　永安則猶有昨軌可尋承明則悄然獨往人殊路絶矣二句極淡極悲

贈尚書郎顧彦先　水鄉之士值愁霖而憶桑梓今古

同也

朝遊首沉羖潁　梁國及潁川也

贈從兄車騎　士衡之言如此而終以懷安羅患不能還守先人之邱墓亦可鑑矣　故藪舊林雙起結但云思鳥古人詩筆多如此

安得忘歸草　萱草只取能忘忘憂忘歸皆可

贈弟士龍　中四句分首尾合

潘安仁為賈謐作贈陸機　發端太遠

子嬰面櫬漢祖屠圖　面屠借對

偽孫銜璧　末有欲稱美其人而斥其故主者以答詩覩之潘陸固難同價矣

撫翼宰庭　注宰謂駿也宰或作紫非也按楊賁怨敵岳必不敢代謚為詩顧及之也下文廊廟惟清即指誅駿事作紫為是

潘正叔贈侍御史王元貺膏蘭孰為銷二句　遙呼結句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　深婉得陳思一體

麟趾邈難追至末　言二人並貴公子早歷華要自顧非其匹也以尸素自譏實亦諷之我雖不以戚屬之故介爾並進然退耕於野亦望王道清夷可以獨樂惟汝二人身侍省闥當懼不稱其服勉盡職業耳

郭泰機答傅咸　按詩乃贈傅非答也

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佳麗良可美二句　奈何先薄待其夫耶此等最乖詩教　因其夫之思已而以此明

其感恩則固無害於詩教矣若為怨望之詞即不可也
本集謂顧彦先贈婦往返四首此但録其答詩故耳
浮海首總章饒清彈　後漢書獻帝紀總章始備八佾之舞注云總章樂官名古之安世樂是女伎兼領於總章耳王僧虔論三調歌今之清商實由銅雀然清彈謂清商樂也
答兄機　注士衡前為太子洗馬時贈别士龍今答之
按選詩者偶分兩卷耳遂以為贈答異時固哉李叟之

為詩也

答張士然通波激枉渚　陳浩然杜詩注曰此詩枉渚以斜曲為義非武陵湘潭之枉渚蓋用士龍此詩中枉渚二字善注非李周翰謂曲渚者得之

劉越石答盧諶　書詞慷慨有建安諸人韻詩則二雅之變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　注陽爻在六謂乾上九也周易曰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按所謂陽九之義只如

此注漢書者失之

坤儀舟覆　即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

逆有全邑四句　夏落冬敷不忍斥言故用比也其一

既言晋朝則此無完都者乃指晋陽之陷也下其三忠

陷身隕俱並承上二章言之

逸珠盈椀　珠即謂竹實

重贈盧諶　慷慨悲凉故是幽并本色　越石時為匹

磾所幽故有白登鴻門之語前史所謂以張陳激諶者

也下二聯則謂所志惟在興復晉祚比績桓文不計黨讐欲諶深達此意于匹磾使其顧念前好同獎王室我終不以被幽爲恨如小白于管仲何嘗問從前射鈎之事也

盧子諒贈劉琨　書中云貢詩一篇此贈字後人所題書詞非不翩翩但多陳言耳

濬哲惟皇　注謂懷帝也按當指愍帝

三台摛朗　時琨爲司空故云

王室喪師　注為劉聰所敗也按此乃用殷之末喪師

妙哉蔓葛　古妙與眇通

契濶百罹　毛傳契濶勤苦也

尤彼意氣使是節士　注云尤而使之按此文義乖違甚矣若云尤其為意氣所使差為可通當如五臣本作狹是為允

每憑山海二句　言巳往依段氏亦志在獲雪讐恥如土壤細流憑山海以成高深用以少謝存沒也山海似

不專指越石言之

收跡西踐銜哀東顧　西謂并東謂幽

承此銜䬃　以喻已之不能固留非喻亂

亦忘厥餌　注以餌為筌則當從荃如司馬紹統之訓

然自宋本已誤從竹

先民頣意六句　此一轉尤變化

肝膽楚越　注謂琨被謗也臧榮緒晉書曰衆人謂琨

詩懐帝王大志按楚越之語必當時有以譖之去而議

忠者故下文謂惟大觀如越石乃能信其不二也若帝王大志之語唐時所修晉書紀載甚明似可為據亦不得裁取臧書以牽合被謗

贈崔溫李牧鎮邊城四句　李牧趙奢即指越石鎮并州而言亦得

徒煩飛子御　飛子蓋指越石言之

倪寬以殿黜至末　倪寬何武應前賢士風　言朔鄙多俠自古以武健為理謂地固宜然自惟短弱欲於喪

亂之後與之休息寬其賦歛簡其擊斷雖人非倪何素志若此顧非我良儔莫之訴也

答魏子悌俱涉晉昌艱 注引王隱晉書曰惠帝以燉煌土界濶遠分立晉昌郡又曰晉昌護匈奴中郎將別領戶然時匹磾為此職諶在匹磾所難斥言之故曰晉昌也按晉昌艱即指越石晉陽之敗越石父母為令狐泥所害諶父母兄弟亦為劉聰所害陽與昌音相近傳寫誤也 晉雖設晉昌護匈奴中郎將考匹磾生平未

為此職安得而附會之况晋昌乃燉煌所分遠在隴右而匹磾方為幽州刺史尤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

謝宣遠答靈運　後半淺促

於安成答靈運華蕚相光飾　唐時華蕚相輝之樓本此

萋萋愛榮條二句　與發端相應

復禮愧貧樂　謂康樂

窈窕承明内　注靈運謂秘書監故云按靈運為秘書

監在嘉元中義熙時乃秘書丞也

謝惠遠西陵遇風獻康樂　清便婉轉此等詩亦復憲章陳王但比之康樂為差弱耳

今宿浙江湄　入西陵

屯雲蔽曾嶺二句　重在康樂故至此始入遇風

西瞻興遊歎　應趣途

東睇動悽歌　應念離

積憤成疢痗　積字收盡全篇款曲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顔范二中書　此等詩真初日芙蕖

偶與張邴合二句　見本志固在舊園所謂情素也

楚玉發崑峰　謂廬陵

如卭願亦從　穿漏一筆

長與懽愛别　對顔范

閩中安可處　東越即號閩中猶言蠻中也

事躓兩如直四句　謂中間得還東山

感深操不固　中仍垂張邴之微尚

曩基即先築四句　如話

雖非休憩地　對東山

息陰謝所牽　謂終還東山不更扳纏也

探懷授往篇　往字收盡今昔

酬從弟惠連　陳王緩步謝公同行獨冠元嘉不當以

其模山範水　逼真贈白馬王篇

巖壑寓耳目　反覵下句

辛勤風波事二句　括盡小謝一篇

顔延年贈王太常　方流圓折九泉丹穴國華朝列邦懋鄉耋拉雜而至亦復何趣

庭昏見野陰二句　近野先晦遠峯忽明二句連看咏雪獨絶即寓遲王之至

夏夜呈從凡散騎車長沙側聽風薄木二句　項上獨静

和謝監靈運　和還舊園作也　顔詩中最清新之作

要非謝匹

弔屈汀洲浦六句　謂謝在會稽始寧

何用充海淮　淮從濰省惟唯維皆可讀陳弟以爲當

讀熙非是

謝元暉郡内高齋閒坐答呂法曹結構何迢遰　從高

齋起

已有池上酌二句　入閒坐以下是答

蹔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元暉俊句

為多然求其一篇盡善葢不易得如此沉鬱頓挫故是壓卷之作　元暉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等語鍾記室抑揚之詞不可據也其名章如此詩尚捶擬未盡耳

大江流日夜二句　江流不返故憶西府而心悲耳

秋河曙耿耿　淒斷

引領見京室　起高翔

思見昭邱陽　西府

風雲有鳥路　以下自明不得已而去西府也

常恐鷹隼擊　謂王秀之輩

訓王晋安　注晋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按

初泉州今之福州

陸韓卿奉答内兄希叔嘉惠承帝子二句　帝子王孫

皆指竟陵下文點銅龍乃言遷官平津孟嘗始指王晏

歸來翳桑柘二句　言中間罷歸又歷温凉注非

相如恧溫麗　注引西京雜記云長卿首尾溫麗按西

京雜記殺時書不當以注齊詩也為溫麗二字無攷耳

范彦龍贈張徐州稷疑是徐方牧八句　流風廻雪記室固最得其如此

恨不具雜恭　恰是范張當家事

古意贈王中書摶飛出南皮　南皮以魏文比竟陵王子良也結句亦有諷其勿知小謀大之意

任彦昇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　此當是之新安途中作結句索漠宜乎不反

潘安仁河陽縣作　安仁氣質高於士衡數倍陸蕪潘靜故是定論也

微身首連陪厠王寮　連五臣本作違言在陪臣之列也

今掌河朔傜　謂為河陽

頻如槁石火二句　慷慨

日夕首朱博糾舒慢六句　晋初綱紀不立豪貴奢僭論政者欲糾之以猛安仁則謂民和而俗自化終前篇

示民不佻之意

陸士衡赴洛詩羇旅首撫劒遵銅輦　注銅輦太子車飾按長吉臺城應教人秋衾夢銅輦用此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實自寡味語涉儲隸必見甄録當時欲侈為美談耳

元晃無醜士二句　語太陋

陶淵明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作　第五句入始字終反班生廬　終字反對始字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注沈約宋書曰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按集當云自永初以來不書甲子詩自丙辰歲八月中于下潠田舍穫稻一篇外無復書者丙辰義熙十二年也又三年已未恭帝立改元元熙又一年庚申六月宋代晉改元永初　塗口一作塗中按塗當為除即滁字也

謝靈運過始寧墅　自然流出

且爲樹枌檟　以示老死不出亦所以息徐傅之猜也
富春渚且汲富春郭　且汲當從宋本作旦及
遡流觸驚急六句　皆托意徐傅
平生協幽期至末　既以重險比執政之見排復言適協本趣固非干木季友所得輕重萬事零落則終於無復當世之志曲折三致不畢不激
七里瀨遭物悼遷斥二句　上句結上下句起下
登江中孤嶼　放眼江天脫屣遺世興象殆欲參靈

江南倦歷覽二句　南北起中字

亂流趨正絕二句　妙在上句一頓　舟行兀兀忽推

蓬遠眺心目俱曠叙寫生動

表靈物莫賞二句　景物靈曠尚莫能賞況埋照而藴

眞者乎

初去郡貢公未遺榮　貢禹終為當世所縻卒于御史

大夫之官故曰未遺榮也

牽絲及元興　注應璩詩曰不悟牽朱絲三署來相尋

按此牽絲二字用之郎署尤妙

野曠沙岸淨二聯　耳目心神為之爽易極有初字興味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羽人絶髣髴　羽人謂華子期

恒充俄頃用二句　張銑注少時為樂不足為長久之事於文義較明